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有金属质感的荷花

在一家花店里，很容易看出每位顾客不同的审美趣味。在历史文化层面，也总有几种名花会衍变为一个族群，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，值得作为图腾来欣赏、来歌咏、来崇拜。

比如荷花，中国人应该是全世界最爱荷花的了，千百年来创造出无数赞美荷花的艺术作品。于是，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就有了荷花的魂魄和格调——那是和美与独立并举的精神品格。

但就绘事而言，出自不同画家之手，又能锁定不同的欣赏者。比如我个人，以前看到张大千、吴湖帆的荷花，便如饮醇醪，如心驰神往，甚至手舞足蹈，中年以后却更爱齐白石、潘天寿的荷花了。尤其是潘天寿的荷花，从前人笔下恣意渲染的妩媚娇艳、浓厚饱满中跳将出来，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清奇骨骼及迎风标举的风范。

海上书画名家唐子农的荷花又是另一种风格。他似乎决意要告别一个时代的背影，展现自己精神家园里悉心栽培的荷花。谈论唐子农的画，要结合他的书法和篆刻，他的书法仿佛是在檀板上刻出来的。他的篆刻又像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，那么他的画呢，就像一个铁匠，将一块烧得通红的铁，移至砧上敲打，有节奏地敲打，大汗淋漓地敲打，最终锻造成一片叶子，一朵花蕾。他走的是反柔美、反丝滑、反轻薄路线，着意追求一

种有锻造感的美学效果。

他画梅花如此，画天生娇美的荷花也如此，荷叶边缘不光滑，花瓣也不光滑，加之光阴在叶片与花瓣上留下的鲜明印记，便产生了紫铜浮雕的质感和硬度。退几步远观，这个生命体仿佛被岁月噬咬过、腐蚀过，但依然呈现不屈不挠的茁壮与旺盛，在绽放的瞬间挥洒蛮荒之力，在风雨中又讲述着历经磨难的故事。唐子农的荷花从纯自然描摹的物象，升华至哲学层面的符号，也让观众获得了多维度欣赏的机会。

唐子农的荷花从纯自然描摹的物象，升华至哲学层面的符号。

没错，自唐宋以来，荷花一直是自带仙气的，富贵吉祥的，娇艳柔美的，后来也被文人墨客赋予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。最爆款的形象出现在朱自清笔下：“层层”的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的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；正如

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里的星星，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”愈加粉饰，愈加堆砌，甜美是足够了，羞涩也足够了，荷花的质朴与旷达却遭到了覆盖。所以我倒觉得最干脆利索、最生动可爱、也最有生命力的描写与抒情，就是那首在民间被反复咏唱的歌谣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唐子农在画荷花时，耳边回响的大概就是从两千年前飘来的歌声。